



應平書

民國四十一年四月五日生

浙江省慈谿縣人

台大中文系畢業

現職／

中華日報編輯

作品／

學人風範、小黑板

那蹣跚的身影

散文第一名 應平書

每天上班，車行經過中山女中的時候，總有一股眷戀之情。好幾次望著拱形半開的大門，穿過長廊，朦朧間彷彿又看見那熟悉的身影在蹣跚而行。直到顛簸的車子驚醒了我，才悵然若失，這一切不過是幻影罷了，時光是不會回頭的。

第一次見到蕭老師，早在十六年前，正是高三忙著準備聯考的時候。那時正是青春年少，在升學主義強大的壓迫下，生活中除了家就是學校，這樣枯燥的環境，老師成了學生品頭論足的焦點。

開學時，佈告欄課表上國文老師的名字寫著大大的「蕭熾」兩字。同學們正在揣測這「蕭熾」是男的還是女的？年老還是年少？從走廊那頭踱著方步，走來了一位老先生，身軀微胖，一臉肅穆的神色，大家心中都倒抽了一口冷氣，暗叫不好，怎麼這麼倒霉？

大概是被高二時的國文老師嚇慘了；那位老先生滿口鄉音，上課時聽得吃力猶可說，最令人不滿的是教起書來顛三倒四不知所云。被這樣的老師教了一年，就是原來對國文頗有心得的，也變得情緒低落，莫說我這對國文本來興趣就不濃的人。現在眼看又來了位老先生，怎不令人洩氣！

蕭老師上了臺，他字正腔圓的標準國語，倒是先贏得了我們的好感，也許老先生也有好的呢！心中暗想著。當天，他祇是淡淡的說些期勉我們的話，最後還向我們保證：「今年我教你們國文課，不但要把高三的課程教好，還要把過去你們沒學通的地方重新解釋清楚。」他有力而充滿自信的語調，好像也鼓舞起我們的信心。下課前他還特別交代：「我的年齡足足可當你們的父親，你們什麼問題都可以隨時找我，我就住在拱門後的宿舍，

過去的學生都叫我「老頭」你們也可以這樣稱呼我。」

他正式開始講課以後，才發現，他果然有一套。他旁徵博引，再穿插一些有趣的小故事，把大家對國文的興趣都提昇了起來，也把過去積累的疑惑一掃而空，國文課成了大家最愛的課程之一了。

自從他公開宣佈「老頭」的綽號後，大家在背後自然也「老頭、老頭」的稱呼他，就是當面這樣叫他，他也不以為意，反而像是很高興的樣子。

高三的課排得很緊湊，老師上課雖不是很嚴肅，但也不常談到自己的事。直到有一次上課上到歐陽修「五代史記一行傳序」時，講到古代忠義之士大抵出現在紛亂的時代，而在這混亂的局面下，許許多多有氣節的人都被埋沒歸於消滅，沒有人知道。教著，教著老師漸漸慷慨激昂起來，他開始講述自己為了反對共黨魔掌而遭遇過的一連串挫折。

原來，當大陸淪陷時，他正在福建省擔任公務員，為了不願為共產黨做事而隻身輾轉逃到香港，靠寫稿過一段窮愁潦倒的日子，最困苦時甚至做過小販。但他有一信念，不管生活多苦，讀書人的氣節仍要保住。就這樣他設法來到臺灣，幾經波折，這才進入中山女中，開始他作育英才的後半生。

在說這段往事時，他漸漸由激動轉為平穩，祇是顯示了些許落寞；就在那一刻透過他那無言的眼神，我似乎捕捉到了他掙扎過的那段心路歷程。一位自視甚高，才華橫溢的壯年漢，在動亂中，有過光采，也有過黯淡，但終於一切歸於平靜，祇把全副心力放在下一代身上。他不再有幻想，不再有個人，祇想實實在在的為學生的前途做好紮根的工作，無怪乎他真是把每一位學生看成是自己的孩子。

從那時起，我開始偶而走入他那紊亂、冷清的單身宿舍。起初和二、三好友去時，內心尚有幾分羞怯，但老師的健談和熱忱，很快的清除了大家的不安。以後，每當讀書讀累了，或心中煩悶時，都會自然的走入他那間瓦房，喝一杯清茶，聽他侃侃而談，就像一劑醒腦劑，再回到教室時又能認真唸書。

有時，他也會親自下廚燒幾樣簡單的菜餚，大家飽餐一頓，同學們看他的「家」實在太亂了，也會主動的幫他整理，在那兒真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一樣。

老師有一疊疊的相本，裏面貼滿他和學生們課餘相處的生活相片，他常常如數家珍的一一為我們介紹。這些前期學姊，原來都是他心目中的乾女兒，他們不定期的前來拜訪，是他生活中最大的快樂，但是，老師的家呢？他從來不提，我們也不知從何問起。

那天，老師沒來上課，幾位同學到他的住處，進入從未進入過的臥室，這才發現他病奄奄的躺在床上，枕畔散亂著一些泛黃的照片，眸中依稀有著潤濕，或許是病中的人感情特別脆弱吧！我這樣想著。

當我們為他收拾書桌上凌亂的雜物時，一位同學拿起枕畔的照片叫道：「哇！老師年輕時很英俊哩！」大家好奇的湊過去，祇見泛黃的照片已略顯模糊，但依稀可見有少婦，有孩子穿著三、四十年前的裝束，古樸動人，老師則是中分頭，西裝革履真是挺拔呢！我們吱吱喳喳的爭相傳閱，使冷清的病房頓然熱鬧了起來。等

我們鬧夠了，回過頭找老師，祇見他楞楞的直視前方，兩行清淚沿著雙頰而下，剎那間大家都靜了下來，彷彿做錯事的孩子，怯怯的問他：「老師，那是師母嗎？」

老師默默的點點頭，收回了照片，擠出一抹無奈的笑容：「人老嘍，就控制不了情緒，總喜歡回想過去。」說話間，他的臉上漸漸顯出奇異的光采，是沈醉在往日的歡愉中嗎？從照片上看來，有兩位容貌不同的女子，都長得溫婉嫺靜，他的孩子們呢？心中正旋動著這些念頭，老師自己倒是先開口了，他絮叨叨的一一說著自己的身世。他生長在富裕的家庭，年少時頗有翩翩公子的風範，而又少年得志，很早就任福建省擔任公職，且被上司倚為左右手。家庭生活也很美滿，可惜結婚沒幾年師母就去世了，他再娶的師母也未能白首偕老。後來連孩子也遭到意外。不到四十歲的他，開始宿命的認定自己是「命硬」的人，而不願再娶，以免害了別人。

來臺後，他單身一人，情願忍受孤寂而不肯再婚，然而，在內心深處，他仍渴念著家庭的溫馨。所以，學生成了他精神上最大的慰藉。那天，大家魚貫走出房門時，內心是沈甸甸的，有著千百種交織的感情，卻不知如何表達。畢竟，我們都太年輕，並不能深切體會他的傷痕。

有一位同學，小時候因家庭發生變故，從小被人領養。後來生身父母家境轉好，強烈的思念這位流落在外的女兒，千方百計尋到了她，祇想看看她是否安好。沒想到這位同學，竟是堅持不肯見生身父母，還把同胞姊妹視為壞人。事情被老師知道後，先是勸解她生身父母先不要心急，不要擾亂女兒唸書的情緒。

等畢了業，考上大學後，他慎重的把這位同學找了來，好好的訓誡了一番。在他的觀念中，無論生父或養父都於你有恩，一個人怎能忘本呢？「一個人總要知道自己的根從那裏來，這是做人最基本的條件啊！」他這樣曉諭她。

老師一番義正嚴詞的話不僅點醒了懵懂中的當事人，也為我們當子女的著實上了一課，年輕的我，不也常常犯著同樣的錯誤，而需要他時時點醒嗎？

老師獨居的宿舍空間狹隘，甚至祇夠放下兩張課桌椅，權充餐桌及坐椅，但四周放滿一排排的書架，上面有各種經史方面的書籍，每次拜訪，總為那浩瀚的書海所折服。也許老師看出我眼中那股欽羨之情，後來每次去的時候，他都會說：「我這些書將來要送給學文史的學生，將來誰繼承我的衣鉢，這些書就是誰的。」

就在老師一次又一次的重覆下，激起了自己一股爭取的念頭。原來唸書吊兒郎當的我，突地發起狠來，高三年，我真是拼著啃書，對國文也愈學愈有興趣，或者這才是老頭說那些話真正的目的吧！

有一次考試，自己準備的並不充分，沒想到試卷發下來成績並不壞，老師在那一項上都眉批加註，祇要有一點意思寫中題意，他都給上分數，最後還寫上：「再多用功點，拿出你學歷史的精神來，一定可以考得很好。」拿著試卷，漾著滿懷的感激與愧疚，就是再驚鈍的人也不好意思不多讀點書了。

進了大學後，仍斷斷續續和老師保持著聯繫，但多采多姿的課外活動佔去了自己太多的心，反倒沒有注意到老師日漸老邁的身影。雖然有幾次也陪著他到公保中心看病、拿藥，他總是閒閒的說：「最近血壓又高了，夜裏

睡不好，學校課又重，這高三越來越難教了。再不行，我退休算了。」他不經意的說著，我也聽聽算了，並沒有放在心上。一心一意的想著，人家說老小老小。老師真像小孩一樣，動不動要「攢紗帽」，受不了一點委屈。

聽到他退休的消息，心裏還直埋怨著：「他怎麼說退就退了，好好的退什麼休嘛？」匆匆趕到學校，正是傍晚時分，一抹夕陽斜照在小小的院落中，映得大地一片暈黃，老師正手操一把胡琴，坐在院子的一角，自拉自唱。落日的餘暉，把他的身影拉得長長的，伴隨著胡琴啞啞的聲響，頗有幾分寂寞蕭索的意味。

看到我來，他很高興的對我說：「你看，我現在日子過得多舒服，無課一身輕，正好可以把以前荒廢的琴藝好好補回來。」當天，我陪著他去看了場電影，吃完晚飯，分手時，看他一人孑孒走入小屋，雖滿臉愉悅，但我彷彿捕捉到他眼中的那抹無奈。當時，我曾默默的對自己說，以後要常來看他。

心中儘管如此想，但並沒有真的做到，畢業後工作的忙碌，更是最好的藉口，偶而去看看他，雖總帶著幾分愧疚，但也自我安慰的想著，將來有的是機會呢！

結婚前更是有段日子沒有走進那扇小門。婚期定了後，寄了張帖子給老師，可是喜宴上，卻沒有見到他的人影。當時心裏還在想沒能親自送帖子給他，是不是他真生氣了，但由於新婚的忙碌，很快就把這事拋開了。

直到那天，在報上斗大的標題中「蕭熾中風」四個字，看得我慌目驚心。急急細看內容，原來是老師中風了，他過去的學生共同募款作為他定期醫療的費用。看完新聞，這才推心的痛悔自己的疏忽。往日陪他去看醫的點點滴滴地都湧上心頭。自己怎麼忽略了他高血壓、心臟不好的毛病是隨時會發作的呢？

急忙趕到病榻，他已不能言語，見到我去，淚水汨汨的從他無神的眼中流下，我握住他的手，竟不敢面對他那清癯的面龐，祇能默禱著奇蹟出現。

畢竟，奇蹟是不會發生的，不過拖了一年左右，老師就無聲無息的走完了人生的路程。

最難過的是，我因數度遷居，連絡不易，未能及時趕到病榻，在靈前見他最後一面，等輾轉接到訃文，竟是半年以後了。手握遲來的訃文，心底湧起無言的哀傷，不僅是為這殘酷的事實，更為心中無法挽回的憾恨。

畢竟，在這人世上，他的消逝不過是滄海的一粟。然而，對曾經受過他點點滴滴恩澤的我來說，他的一言一行，又豈能因時間的流逝，形體的物化，而化為烏有呢？